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

并蒂的矢车菊

夏真 王毅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并蒂的矢车菊

夏真 王毅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张所家

责任编辑 白 刃

并蒂的矢车菊

夏真 王毅

浙江青年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 插页1 字数57,600 印数00,001—47,000
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77 定 价: 0.46 元

内 容 提 要

年轻人的心为什么而激动？又为什么所困扰？这个集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青年一代丰富多采的生活。许多作品描绘了年轻人对理想、事业的执着追求。不少作品渗透着作者对爱情、婚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对青年夫妻。本书还包涵更多内容，共收短篇小说十四篇。

如果你正跃跃欲试地要学习写作，那么，留意体察一下比你启程略早的同辈人走过的足迹，更不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这个集子所展示的，正是一串这样的脚印……

编 辑 说 明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，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令人感奋的是，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象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；他们的一些作品，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，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，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，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，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怀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并蒂的矢车菊	1
眷眷的心	22
斯为美	35
春雨沙沙	46
仲夏夜	58
在县城的小巷	69
在大山那边	81
炉中煤	90
搏斗	105
星星大还是月亮大	118
追求	132
相亲	146
凤秀卖瓜	154
终点，并不是陵墓	172

并蒂的矢车菊

于兰：梦，它预兆着什么……

又是大海，茫茫的大海，无边无际的海浪，黄橙橙的，看着都令人心发慌。我吃力地挥动着胳膊，仰游，蛙式，一寸，又一寸地前进着……然而，双腿沉甸甸的，胳膊酸溜溜的，我开始往下沉、沉……突然，我听见马达声，一只白色的小艇飞速地从身边驶过，我看见了叶宁那熟悉的身影，他正站在甲板上与旁边的人谈笑风生。

“叶宁——”我挣扎着，高喊着。然而，他没有听见吗？为什么连头也不回？小艇箭似地驶去，一会儿就消逝在蓝色的天际。

又一个巨浪压来，我绝望地哭了：“叶宁……”

有人猛烈地摇着我的胳膊：“于兰，兰！”

我醒过来了。心口，还在突突地跳。凭着依稀的月光，瞅了一眼放在五斗柜上的三五牌座钟，四点半。又是梦。这几天，我老是做梦，反反复复地做一些恐怖的梦，弄得一到晚上睡觉就害怕。

身边的叶宁半支着身子，蹙着眉不安地望着我：“怎么搞的？又做什么恶梦了？”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象看一个陌生人。海浪、快艇……我的心里涌上了一股凄凉和委屈。我翻了一个身，把被子拉过来，蒙上了头，含糊地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可是，他一把将被子拉了下来：“不对，你有心事瞒着我。”他的声音里含着不快和忧虑。

心事？我静静地躺着，睁大着眼，没有回答。

也许，在外人看来，我是十分幸福的：温暖的小家庭，理想的工作，还有一个颇有才华的丈夫，是省内小有名气的作家。每当邮递员拿着稿费汇款单高喊着“叶宁，盖章。”的时候，迎着邻居们羡慕甚至带着几分嫉妒的目光，我的嘴角上总是挂着抑止不住的笑意。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，要论赚钱，那沿街摆小摊的正在发财呢，我感到自豪的是，丈夫不同寻常的才能以及我渗透在其中心血……

可是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一种寂寞感逐渐地袭上心头，悄悄地弥漫开来，充溢心间……

我叹了一口气，什么也没有回答叶宁，撩开被子跳下床来。该起床了。买肉、买豆腐、买大饼油条，都得排队。我转身为叶宁塞好被角，又把三岁的涛涛伸在外面的白藕似的小胳膊放进被窝，连灯也没有开，赤着脚，拎着鞋，摸到门口。

当我带上门的时候，我听见叶宁翻了一个身，床铺咯

咯地响了一阵。不知咋的，我竟然拎着篮子在院子里等了片刻，希冀着他会起来。然而，房内沉寂了，只有磨砂玻璃在微露的晨色中泛着白光。

我失望地往外走去。他怎么会起来呢？我又怎么能让
他起来呢？昨天，他又写到深夜。

晨风带着一丝凉意，街灯罩着昏黄的光晕，长长的影子投在小巷的石板路上，悄没声儿地伴着我，那种寂寞的感觉又在扩展……

几个月前，教育局通知我，要送我去市教师进修学院进修一年。然而，当我兴高采烈地回家告诉他时，他却蹙起了眉头。

“你去读书，孩子呢？”

“你管呗。”我有点不高兴，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

他不响，只管摆弄着手中的笔。他很忙，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《妻子》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不喜欢这部小说的构思。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，含辛茹苦，竭尽心血。最后，丈夫成功了，妻子呢，因劳累过度含笑死去。悲痛欲绝的丈夫在她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……

“以后呢？这个丈夫一定又找了一个吧！”我曾经这么尖刻地嘲弄过他。

他窘了，不住地扶着眼镜，尽管它根本没有滑下来：
“这是艺术……”

我冷笑了一下，转过身去。不错，这是艺术，形象经

过了美的熔炼，所以人的感情也就经过了过滤，它们都失去了生活中那种感情的复杂性了。

然而生活并不是艺术。现在，他必须回答我：“究竟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再商量商量，好吗？”他愁眉苦脸地说，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怪不得巴尔扎克一辈子不结婚。”

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气得扭头就走。那重重的撞门声立即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言。

……然而最后胜利的是他，我终于没有去学习。为了爱情，总得作出牺牲。

马路上，有人在跑步；百货公司门口宽阔的空地上，有几个老年人在聚精会神地打太极拳。现在老年人锻炼身体最积极，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……

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又想起了那个梦。人家说，梦是预兆。它预示着什么呢？

叶宁：啊，紫蓝色的矢车菊……

我睡不着了……

她的哀怨的一瞥；她的深深的、从胸腔深处发出的被压抑了的叹息；她半夜里惊恐的叫声……她为什么不愉快？她有什么心事？

我的两只手垫在脑后，朝墙上瞧去。那里挂着我们的结婚照。她显得那么年轻，愉快地笑着，头信赖地靠着

的肩膀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当那柔软的黑发触到我的脸颊时，竟使我的心弦产生了一种甜丝丝的幸福颤动……

她曾经怎样地使我倾倒呵！

五年前，我接到了一个采访任务：为区中心小学的教师于兰写一篇报告文学。据说，她创造了一套新的教育方法，学生长进得可快了。

我去的时候，她正在上课。

“张开嘴巴 a、a、a，嘴巴圆圆 o、o、o，”随着有节奏的拍手声，从紧闭着的教室门里传来稚气的朗诵声。它使我一下子退回到了童年。我也是在这里念完小学的。不过，那时，灌木丛和房子没有这么矮，也没有老师教我唱这么有趣的字母歌。

“扁扁嘴巴 e、e、e，l 字加点 i、i、i。”

我停下脚步，挺感兴趣地听着。

“念得很好。同学们！下面，让我们来玩字母找朋友的游戏。谁做 a？”她的声音又清又亮，带着一股特殊的艺术感染力，立即引起一片热烈的反响：“我。”“我。”

有意思，语文课还做游戏。我忍不住悄悄地绕到玻璃窗前，想看看我的采访对象。

这一瞧，使我吃了一惊。呀，这位于老师竟这么年轻！洁白的绸上衣，深蓝色的短裙，卷曲的头发随便地往后一掠，用一条紫蓝色的绸带束在脑后。这一切使她的脸显得格外清朗动人，仿佛一枝不带任何修饰的矢车菊，清丽、婉约，浑身上下透着蓬勃的活力。

“我原以为你是位头发半白，慈祥和蔼的老先生呢。”事后，我不好意思地“坦白”。

“是吗？”她先是一楞，接着咯咯地笑了，那声音令人想起轻快的泉水，“有趣的是，有的家长送孩子报到，一见我，拉上孩子扭头就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对校长说：‘我的大女儿还比她大呢。’”说着，她又笑了起来。逗得我也笑了。这也许是人的普遍心理——我到医院去看病，也总爱把病历卡往头发斑白的医生面前塞。

这位中师毕业的少女的确很有教师的素质，会动脑，肯钻研。她把枯燥无味的数字编成了游戏，于是，数学课成了孩子的乐园；她把难记难读的拼音字母谱上了曲子，于是，语文课开成了音乐会；她会弹琴、会唱歌、会和孩子们一起蒙上眼睛捉迷藏，于是，她就成了甜甜的蜜，把孩子们的心都粘住了。

“我是情感派。”当我问她的教学方法时，她微笑着回答，一边把招人喜爱的熊猫往硬纸上贴。那是她花了一个晚上的工夫做的教学用具，“你们作家写文章要有激情。教师也应带个‘情’字，应该借助艺术形象的感染力量，运用热情奔放的教学语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我真心诚意地赞同着，“你会成为中国的马卡连柯的。热情奔放，敢于创造，象一团火，谁见了

都喜欢……”我突然收住了话头，脸上热烘烘的。怎么能这样当面赞扬一个年轻的女子呢？我掩饰地拿起熊猫想帮她贴，一不小心，却碰翻了胶水瓶。她一瞧，又咯咯地笑了起来，笑得弯下了腰。

她真喜欢笑！

采访任务完成了，可那蓝色的倩影却刻在我的心上。她的活泼的个性、聪明的才智、对工作的热情，转化成一股强烈的情感吸引着我。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给她打电话，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。以后，是给她送歌舞团的票子，是约散步……

一个傍晚，我们照例在河边散步。她与以往一样，谈着她的学生，兴致勃勃的，不时咯咯地笑着。我真嫉妒那些“小猴子”，他们在她的心目中占了多重要的地位呵！

对岸的空中，染成了淡红；淡红下面，是绛色的晚霞、绿色的竹林、青色的小河、金色的田野……象一幅淡浓相宜的水彩画。她，就是这画中的“画眼”，活泼泼的，洋溢着清新、明朗的气息。

“矢车菊，真是一朵逗人喜爱的矢车菊！”望着她，我的心神荡漾了，竟一连几次答错了她的问话。惹得她瞅着我吃吃直笑：“你在想什么呀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语言不够用了。我弯腰采了一朵并蒂的矢车菊，那紫蓝色的花瓣在晚霞的映照下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鼓足勇气把它送到她的面前：

“你喜欢吗？并蒂的。”

她一时楞住了，望望花，又望望我，瞬间，一团红晕涌上了她白皙的面颊，又从两颊迅速地向着整个脸部蔓延。世界静寂了，只有微风吹过树梢，发出轻柔的低语：

“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你——喜欢吗？……”

倏地，她闪电般地抢过花，沿着河岸跑了，蓝色的裙子在晚风中一飘，一飘……

镜框里的她还在幸福地笑着，可是现实中的兰却在叹息。为什么呢？那清朗朗的笑声到哪里去了？难道是我不能使她幸福？

我再也躺不下去了，一掀被子跳下床来，趿着拖鞋，抱着两臂在屋里烦躁地来回走着。

啊，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于兰：痛苦，这把利刀一方面割破了我的心，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

各种各样的吆喝声，各种各样的气味，各种各样的颜色……我在菜篮子和自行车中间浮动。

买豆腐的长蛇阵已拐了弯。然而，一个月九分钱的定量在到处都是议价的商品中是难得的珍品，万万不能错过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站到了“蛇尾巴”后边。

这一忍耐的本领是逐渐锻炼出来的。读中师时，我是急性子，每次考试总是第一个交卷，为此，没少挨老师的

白眼。

想起往昔，我的心里泛起了一阵温柔的情感，黄金般的少女时代呀，象一朵轻飘的淡粉色的云，总是带着一股春天的清新的气息。那时，我象个男孩子，调皮，大胆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，喜欢唱，喜欢打球，喜欢冒险。

有一次，学校里搞文娱会演，轮到我班上节目时，一个男主角病了，急得班主任团团乱转。

“我来。”我自告奋勇地拿起一块毛巾往头上一箍，拎起一根柳条拧成的花鞭子就上了场。

“山那边呀好地方——”居然还真的唱下来了，中间有两处忘了词儿，但不到二秒钟，就让我巧妙地填了“空”，那一本正经的样儿竟使台下的观众没有发觉。

刚一下台，后台就轰动了。大家把我围了起来，笑的、捶的、称赞的……已过中年的班主任感慨地说：“你呀，可惜是个女的！”

“女的怎么样？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”我不服气。

可是她只是笑笑，摇着头。

直到如今，我才明白她摇头的缘故——女子在生活道路上，要比男的多几倍的荆棘。几年过去了，我什么也不是，只是成了一个好妻子！

……

“于老师，于老师。”耳边传来稚气的喊声，是我的

学生。他小小的手里捧着一大把油条，看到我，黑黑的眼睛里迸出欢乐的火星，把油条高高地举过头顶，逆着人流，奋力向我靠近。

“于老师，今天又是过队日。你说过，采标本……”孩子的声音里充满着热切的希望。他仰着头，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。

带他们到山里去，寻找带锯齿形的绿叶，捕捉有黑点的粉蝶，然后，是饶有趣味的野餐、草地上的晚会……这是早就答应他们的。曾多少次成为孩子们的梦境和话题。可是，第一次约了日子，推翻了，因为临时通知叶宁到省作协去开会，我得赶回家接孩子。第二次，出发前一小时，幼儿园打来电话，孩子发高烧，叶宁在“下生活”，我抱着涛涛直奔医院，挂号，就诊，打针，领药……什么都要排队。等到挤出医院，一看表，完了。那天的队活动只能坐在教室里读报。

今天去不去？我望望学生。他的眼睛中透着希冀的光。可是叶宁委婉地说过：这几天他的灵感来了，最好能集中点精力。言下之意，我这个“后勤部长”得进入“一级战备”。

我勉强地笑着，弯下腰，费力地说：“以后去。好吗？老师今天有事……”我的话陡然停住了。我看到活泼的孩子顿时成了一棵霜打的小草。他垂下头，失望地喃喃地说：“我以为会去的，我还多买了两根油条呢！”

我楞住了。

他走了，耷拉着脑袋，垂下了捧油条的双手，小小的身影在人流的洪峰中浮动。当他快要消失时，突然，又回过头来，向我投来极哀怨的、伤心的一瞥……

骤然，在我的体内进出了一种无名的痛苦，这痛苦迅速膨胀，占据了 my 胸膛。啊，当初，他望着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眼睛是热烈的、信赖的、爱戴的……

眼睛，无数双眼睛在我的面前闪烁……

“我知道，你为我作出了牺牲。”这是叶宁的温存的、感激的眼睛；

“我还多买了两根油条……”这是学生的失望的、哀怨的眼睛；

“可惜你是个女的。”这是班主任遗憾的、惋惜的眼睛——当年，她也曾是名扬全市的才女。

我的心乱了，头象要胀裂了似的。啊！自我牺牲。作家们歌颂着妇女的这一美德，可是他们知道吗？这后面隐藏着何等深沉的痛苦和忧愤！有时，她们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前途，而且也牺牲了她所挚爱的人们！

……

有人推了我一把——轮到我了。我这才恍然记起我的豆腐碗。三个正方形，三十分钟的代价。豆腐是冷的，打豆腐女人的脸也是冷的，显得十分疲倦。她的丈夫是干什么的？她在家一定是好妻子。要不，她的热情呢？

菜场上，依然喧嚣、扰攘……

“新鲜的白蟹哟，透鲜的蟹，六角一斤。”